
明史

明史卷三百四十四　　列傳一百九十五

鄒元標　顧憲成　高攀龍

馮從吾　孫慎行　林釬

鄒元標字爾瞻吉水人九歲通五經稍長師事泰和胡直即有志聖學舉萬曆五年進士觀政刑部時張居正喪父奪情元標憤抗疏切諫且曰陛下以其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試舉其設施乖張者如州縣入學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損其數是進賢未廣也諸道決囚亦有定額所司懼罰數必取盈是斷刑太濫也大臣持

祿苟容小臣畏罪緘默有今日陳言而明日獲譴者是言路未通也臣過黃河見泛濫為災民有駕篙為巢啜水為飡者而有司不以聞是民隱未周也其他用刻深之吏沮豪傑之才又不可枚數矣伏讀勅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廢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學固未成矣將成聖學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志固未定矣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此臣所未解也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

非常之事若以弃丧爲常事而不屑爲者不知人惟

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

顧親死而不弃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世不以

爲丧心則以爲禽獸可謂之非常人哉疏就憭之入

朝適廷杖吳中行等四人元標倏杖畢取疏授中官

中官詰之紿曰此乞假疏也及入居正大怒亦廷杖

八十謫戍都匀衛衛在萬山中夷獠與居元標處之

怡然益究心聖學學以大進有御史巡方者承居正

指將害元標其人行次鎮遠忽一夕暴死謫居六年

居正没召拜吏科給事中十一年八月首陳培聖德

親臣工肅憲紀崇儒行飭撫臣五事尋劾禮部尚書徐學謨不協人望南京户部尚書張士佩偉進兩人並罷去明年正月慈寧宮災復上時政六事言皆切直其保聖躬謂臣暴進無欲之訓已蒙嘉納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若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當是時帝方壯齡留意聲色游晏謂元標刺已怒甚降旨譙責首輔申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徐學謨亦不能無憾遂謫南京刑部照磨就遷兵部主事召改吏部進員外郎以病免十八年起補驗封其冬陳吏治十事民瘼

八事疏幾萬言所司不能盡用也時文選缺員外郎尚書宋纁請用元標久不獲命纁連疏趣之給事中楊文煥御史何選亦以爲言帝怒詰責纁謫文煥選於外而調元標南京刑部尚書石星論救亦被譙讓元標居南京三年移疾歸久之起本部郎中不赴旋遭毋憂自是里居講學從游者日衆名高天下時帝擯棄忠良後先接踵中外疏薦遺佚凢數十百上莫不以元標爲首薦者愈多帝愈不用家食三十年光宗立召拜大理寺卿未至進刑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四月還朝首進和衷之說言今日國事皆二十年諸

臣醞釀所成往者不以進賢讓能爲事日惟錮賢逐能而言事者又不降心平氣專務分門立戶奈之何朝野不多事也臣謂今日急務惟朝臣和衷而已朝臣和天地之和自應向之論人論事者各懷偏見偏生迷迷生執執而爲我不復知有人禍且移於國此不和之流獘也今與諸臣約論一人當惟公惟平毋輕援筆端論一事當懲前慮後毋輕試耳食以天下萬世之心衡天下萬世之人與事則議論公而國家自享安静和平之福因薦涂宗濬李邦華等十八人帝優詔褒納居二日復陳拔茅闡幽理財振武數事

及保泰四規且請召用葉茂才趙南星高攀龍劉宗周丁元薦而恤錄羅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帝亦褒納初元標立朝以方嚴見憚晚節造詣純粹不復形崖岸務爲和易或譏其遜初仕時元標笑曰大臣與言官異風裁踔絕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當護持國體可如少年倖動耶時朋黨方盛元標心惡之思剷散其黨故其所薦引不爲一途嘗欲舉用李三才因言路不與元標即中止王德完譏其首鼠元標亦不較南御史王允成等以兩人不和請帝諭解元標言臣與德完初無纖芥此必有人交構其間臣嘗

語朝士曰方今上在冲歲敵在門庭祇有同心共濟
儻復黨同伐異在國則不忠在家則不孝世自有無
偏無黨之路柰何從室内起戈矛耶其持論和平如
此時帝嗣位已久而先朝廢死諸臣猶未贈卹元標
再陳闡幽之典言益懇切其年十二月改吏部左侍
郎未上拜左都御史明年典外察去留惟公御史潘
汝禎過庭訓雅有物議及庭訓秩滿汝禎注考溢美
元標疏論之兩人並引疾去已言丁巳京察不公甯
禁錮異己請收錄章家楨丁元薦史記事沈正宗等
二十二人由是諸臣多獲昭雪又言明詔收召遺佚

而諸老臣所處猶是三十年前應得之官宜添注三品崇秩昭陛下褒尊耆舊至意帝納其言於是兩京太常太僕光祿三卿各增二員孫慎行之論紅丸也元標亦上疏曰臣聞乾坤所以不毀者惟此綱常綱常所以植立者恃此信史臣去年舟過南中諸縉紳爭言先帝倖然而崩大事未明臣初不信旣入都爲人言先帝盛德宜速登信史諸臣曰言及先帝彌留大事令人閣筆孰敢領此臣始有疑於前日之言元輔方從哲不伸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卽謂無其心何以自解於世且從哲秉政七年未聞建掛何事

但聞馬上一日三趣戰喪我十萬師徒試問誰秉國成而致先帝震驚誰秉國成而使奸人闖宮誰秉國成而使豺狼當路憸邪亂政從哲何詞以對從來懲戒亂賊全在信史失今不成安所底止會內廷多爲從哲地者竟置不罪元標自還朝以來不爲危言激論與物無猜然小人以其東林也猶忌之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興治慮明年京察不利已潛謀驅逐會元標與馮從吾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童蒙首請禁之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疏劾語尤妄誕時魏忠賢已竊柄傳旨宋室之亡由於講學將

加嚴譴賴葉向高力辯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與治
及允厚復交章力攻與治至比之山東妖賊元標連
疏請益力 詔加太子少保乘傳歸陛辭上老臣去國
情深疏歷陳軍國大計而以寡欲進規人爲傳誦四
年卒于家明年御史張訥請毀天下講壇力詆元標
忠賢遂矯旨削奪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
忠介童蒙等旣劾元標遂得罪清議尋以年例外遷
及忠賢得志三人並召還甫歲餘允厚至戶部尚書
太子太保童蒙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母死不持
服爲忠賢建生祠與治亦加至太僕卿忠賢敗三人

並麗逆案云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也為諸生即有盛名舉萬曆四年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益以名節自砥時張居正枋國政尚操切憲成上書座主申時行極陳時弊無所諱居正聞而銜之及居正寢疾朝士爭奔走祈禱憲成獨不往同官私署其名憲成聞馳往削去居正既没以時望改授吏部請告歸起歷稽勲司員外郎十五年大計京官左都御史辛自修失執政意工部尚書何起鳴拾遺被劾從而訐之吏科陳與郊亦希指攻擊自修遂罷去御史高維嵩等

四人合疏劾赵为亦被斥于是宪成不平抗疏言诸
臣去留不协公论语侵执政并及言官之附执政者
请令诸人各自反疏入帝不怿谪桂阳州判官明年
量移处州府推官以忧去服阕起官泉州擢吏部考
功主事历本司员外郎二十一年三王并封命下偕
同官陈九不可且曰陛下之元子众子皆皇后之子
也王恭妃郑贵妃不得而私之统于尊也岂必如辅
臣王锡爵之请须拜皇后为母而后称子哉又贻书
锡爵力辨事竟获寝其时考功郎中赵南星以京察
忤政府至削籍宪成言臣与南星同事南星斥臣不

當獨留不報累遷文選郎中力杜私謁權貴不得關其說錫爵嘗語憲成曰當今有一異事政府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憲成曰吾見天下之是非政府必欲反之耳錫爵嘿然先是吏部闕尚書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曰往者內閣不甞用詞林今已悉爲所據止銓衡一席可爲外僚展采地詞林又欲據之耶力持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預諸執政恚曰始推吏部謂詞林不當預今推內閣亦不當預耶萬化乃獲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而帝先所降旨有不拘資品語憲成及有年

乃以故大學士王家屏故禮部尚書沈鯉故吏部尚
書孫鑨禮部尚書沈一貫左都御史孫丕揚故吏部
侍郎鄧以讚少詹事馮琦七人名上帝覽之不悅責
曰原旨不拘資品乃先年陸光祖自為己地今何又
推冢宰及總憲非徇私耶其并上先所推姓名有年
等乃列上初推沈鯉李世達羅萬化陳于陛趙用賢
再推朱賡于慎行石星曾同亨鄧以讚十人帝簡用
于陛一貫而下旨切責曰世達乃總憲家屏故輔臣
安得並推且閣臣當由特簡不當吏部專擅其謫憲
成雜職制下舉朝大駭户科右給事中盧明諏抗疏

論救帝怒貶明諏秩斥憲成爲民兵科右給事中逯
中立申救憲成明諏帝益怒貶中立秩斥明諏爲民
廷臣乃不敢復救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
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
辭不就四十年五月卒於家年六十三天啓初贈太
常寺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
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諡端文憲成姿性絶人幼從師
講孟子至養心莫善於寡欲難曰竊謂寡欲莫善於
養心心爲主主強則欲自退聽師大異之曰舉業不
足以限子曷問道方山薛先生乎方山者武進薛應

旂也戇旂見之大喜授以考亭淵源録憲成自是有志聖學曁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其時海内學者率流入二氏憲成深憂之故其爲學一以程朱爲宗力闢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説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修復之三十二年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而東南諸郡邑尤多於是聞風嚮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常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生民上至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

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而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朝端忌嫉者亦多既而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丕揚爲之延譽御史吳亮乃刻之邸抄中於是攻三才者大譁而一時輕浮好事如于玉立黃正賓輩亦附麗其間爲之鼓動聯絡以故東林益叢議御史徐兆魁遂騰疏攻之極其醜詆嗣後攻擊者不絕憲成既沒攻者猶未止諸凡救李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獘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

無虞日於是朋黨之禍中於國歷四十餘年迄明亡
而後已
高攀龍字存之無錫人少讀書輒有志程朱之學舉
萬曆十七年進士授行人四川僉事張世則進所著
大學初義其說一遵古本詆程朱章句之誤請頒之
天下攀龍憤抗疏力駁其謬其書遂不行二十一年
冬趙用賢李世達被訐去位朝論多歸咎王錫爵攀
龍復抗疏曰近見朝宁之上善類擯斥一空大臣則
孫鑨李世達趙用賢去矣小臣則趙南星陳泰來顧
允成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賈岩斥矣邇李禎曾乾

享復不安其位而乞去矣選郎孟化鯉又以推用言
官張棟空署而逐矣夫天地生才甚難國家需才甚
亟廢斥如此後將焉繼致使正人扼腕曲士彈冠常
人有為善之心而中疑小人有為惡之志而愈決世
道人心何可勝慨且今陛下朝講久輟廷臣不獲望
見顏色天言傳布雖曰聖裁隱伏之中莫測所以故
中外羣言不曰輔臣欲除不附己則曰近侍不利用
正人臣伏思之陛下深居九重亦曾有以諸臣之賢
否陳於左右者乎陛下於諸臣亦嘗一思其得罪之
故乎果以為皆由聖怒則諸臣自孟化鯉而外未聞

忤旨何以皆至罷斥即使批鱗逆耳如董基等其人陛下已嘗收録何獨於諸臣不然臣不能不深憂於其間矣竊恐陛下有袪邪之果斷而左右反借以行媢疾之私陛下有容言之盛心而臣工反遺以拒諫諍之誚傳之四海垂諸史册爲聖德累不小輔臣王錫爵等跡其自待若愈于張居正申時行察其用心何以異於五十步笑百步即如諸臣之罷斥果以爲當然與則是非邪正一恒人能辨之何忍自昧其良心果以爲不當然與則深眷隆遇孰逾輔臣何忍坐視至尊之過舉得毋内淺其私憤而利於斥逐之盡

乎末力詆鄭材楊應宿讒諂宜黜應宿亦疏許攀龍語極妄誕疏並下部院議請薄罰兩臣稍示懲創帝不許鎸應宿二秩謫攀龍揭陽添注典史御史吳弘濟等論救并獲譴攀龍之官七月以事歸尋遭親喪遂不出家居垂三十年言者屢薦帝悉不省熹宗立起光祿寺丞天啓元年進少卿明年四月疏劾戚畹鄭養性言張差梃擊實養性父國泰主謀令人言籍籍咸疑養性交關奸宄別懷異謀積疑不解當思善全之術處受李如楨皆鄭氏私人交通劉保如楨失地喪師不可不按崔文昇亦鄭氏腹心故用泄藥罪

在不赦陛下僅行斥逐而文昇猶潛住都城意欲何爲宜勒養性還故里急正如楨文昇典刑用章國法蹤入責攀龍多言然養性卒遣還籍孫慎行之論紅丸也攀龍歸責方從哲語尤峻切尋改太常少卿疏陳務學之要因言方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危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而從哲實左右之力扶其爲鄭氏者力鋤其不爲鄭氏者一時人心若狂但知鄭氏不知東宮此賊臣也討賊則爲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爲先帝隱諱則爲孝此大

亂之道也陛下念聖母則宜選侍之罪念皇考則隆選侍之恩仁之至義之盡也而說者乃曰爲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聖諭目爲假託忠如楊漣謗爲居功人臣避居功並居罪君父有急袖手旁觀此大亂之道也故惑於其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忠孝皆可變亂何事不可妄爲故方從哲鄭養性不容不討奈何猶令居輦轂下不一按問耶時從哲輩與樓甚固摘疏中不孝語激帝怒將加嚴譴賴葉向高力救奪祿一年旋改大理少卿鄒元標之建書院舉龍與爲疏

請與元標同罷且曰講學何罪頻空法紀之臣禁學何名發自聖明之世有詔留之三年進太僕卿其冬擢刑部右侍郎明年八月拜左都御史先是楊漣等羣擊魏忠賢勢已不兩立及葉向高去國魏廣微日導忠賢爲惡勢尤岌岌而攀龍爲趙南星門生兩人並居要地忠賢益側目會御史崔呈秀按淮揚還攀龍發其穢狀南星議戍之呈秀窘急走忠賢所乞爲義兒遂摭議謝應祥事嚴旨詰責攀龍遽引罪去已南京御史游鳳翔出爲知府訐攀龍挾私排擠詔復鳳翔故官削攀龍籍呈秀憾不已必欲殺之竄名李

賁劾周起元疏中遣緹騎逮攀龍從容整衣冠自
沉於池遺表言臣雖削奪舊爲大臣大臣受辱則辱
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遠近莫不傷之呈秀
聞其死憾猶未釋矯詔下其子世儒吏刑部坐世儒
不能防閑其父謫爲徒崇禎初贈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謚忠憲授世儒官先是海內學者率宗王守仁其
流至恣肆混釋老爲一攀龍心非之故其學一本濂
洛以靜爲主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即
東林講學諸儒咸不能及常自言少年氣節自矜雖
重譴不悔及遠竄嶺南道中值風雨困卧舟中數日

一日登陸入旅店忽見桃花爛然遍有悟從此覺事事有異并氣節之想亦不復存文震孟嘗語人曰吾生平心服高忠憲事皆合道繼之者惟華允誠然自然與勉強終有別也時以爲篤論

馮從吾字仲好長安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巡視中城奄人脩剌進謁拒却之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傾邪狡獪廷臣累劾不能去從吾疏發其奸遂調外時當大計以從吾司偵邏苞苴絶跡二十年正月見帝怠於政事抗章言陛下郊廟不親朝講不御章奏留中不發諸臣言之諄諄而陛下聽之

藐藐陛下試觀戊子以前四裔効順海不揚波天下何等景象也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變人妖叠出粟告天下又何等景象也厲精之效如彼怠戮之患如此失今不圖長此安極近頒勅諭謂聖體違和欲借此自掩不知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廷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安得而欺也願陛下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勿以目前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危亂為可忽宗社幸甚疏入帝大怒欲廷杖之會仁聖太后壽旦閣臣力解得免壽

告歸起廻長蘆鹽政案已悉商奸究緻迹既還朝適帝以軍政故大黜兩京言官從吾亦削籍猶以前疏故也從吾生而純懿長志濂洛之學及許孚遠來督學政遂受業焉至是杜門謝客取先正格言體驗身心造詣益邃家居二十五年光宗踐阼起尚寶卿進太僕少卿並以兄喪未赴俄改大理天啓二年擢左僉都御史甫兩月進左副都御史廷議三案從吾謂李可灼以至尊嘗試而許其引疾當國何心至梃擊之獄與發奸諸臣爲難者卽奸人也由是羣小惡之已與鄒元標共建首善書院集同志講學其中見惡

加甚給事中朱童蒙遂疏詆之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之故非以講學故也我二祖表章六經天子經筵皇太子出閣皆講學也臣子以此望君而已則不爲可乎先臣王守仁當兵事倥偬不廢講學卒成大功此臣等所以不恤毁譽而爲此也因再稱疾求罷帝溫詔慰留而給事中郭允厚郭興治復相繼詆元標甚力從吾又上言臣壯歲登朝即與同志楊起元孟化鯉陶望齡輩立講學會自臣告歸乃廢是京師講學昔已有之何至今日遂爲詬厲因再疏引歸四年春起南京右都御史累辭未上召拜工部尚書

會趙南星高攀龍諸賢相繼去國遂連疏力辭予致仕明年秋魏忠賢黨張訥疏詆從吾遂削籍鄉人王紹徽素與從吾不協至是爲吏部使所善喬應甲來巡撫据摭百方卒無所得隙但毁書院曳先聖像擲之城隅以挫辱之從吾不勝憤悒得疾卒崇禎初復官贈太子太保謚恭定從吾學行純粹立朝光明俊偉學者稱少墟先生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即嗜學有立志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高第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謁告里居鍵户息交單精理學當事請

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謝之曰吾儕所聞多浸潤膚受寧若公庭兼聽之爲審耶卒不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溺愛福王不遣之國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愼行首疏並懇懇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係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之廢嗣潛立嗣莎也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行卒以愼行屢疏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爲

首六人已論死復錮英媄等二十三人於高墻禁錮勳等二十二人於遠地時咸稱冤至是慎行力白其非叛諸人竟獲釋是時儲位雖定福王尚留京師宵小多窺伺朝野危疑廷臣請之國者愈衆帝愈遲之慎行疏已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設計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始落行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諸臣伏闕力請內閣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時朋黨漸成慎行素講學東林為時所忌明年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鋕於左而以慎行為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庭訓因言鋕

未履任何以復推慎行給事中亓詩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歸不得則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賴帝察慎行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明年四月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閱即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弑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藁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

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已實薦之恐與
同罪與是從哲縱無賊之心卻有賊之事欲辭賊之
名難免賊之實實錄中即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
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
萬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
欲爲皇后事古今有天子既崩而立后者乎儀非禮
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貽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論
皇祖爲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
率謚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呪
詛君國等於亾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

聽政事劉遜李進忠幺麽小豎何遂勝大揚言說者
謂二豎畢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臺諫力請移
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
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
忍君父之摧抑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
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悞國罔上行私
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
不能悉數也大抵從哲快私任術寡廉鮮恥其智力
不用以奉公室而用以趨私門其權謀不用以扞外
侮而用以耗國脈春秋無將漢法不道陛下宜急討

此賊雪不共之讎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淺神人共憤疏出朝野韙之而近習多爲從哲地者帝乃報曰舊輔素稱忠慎可灼進藥原出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者可據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黄克纘右從哲曲爲之辨慎行憤復疏折之有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

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居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令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末復力折充纘之謬章並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邊從哲竟置不罪天下聞而恨之山東撫臣奏五月二十五日日中月星並見愼行以爲大異疏請修省

語極危切秦王誼漶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俞旨愼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遂謝病去無何廷推閣臣以愼行爲首盛以弘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等四人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一案以愼行爲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禮詹事府力辭不就愼行學既深造其操行皭然不淄爲一時縉紳冠朝士數推轂入閣爲王

永光所排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
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釺名上帝即召之時慎行已得
疾旣入都未及陛見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文介釺同
安人由進士高第授編修再遷司業監生陸萬齡請
建魏忠賢祠於國學與先聖並列詔許之萬齡遂置
籍醵金請釺題其首釺憤舉筆塗抹即夕掛冠徑歸
忠賢大怒矯旨落職崇禎時歷禮部右侍郎謁告歸
召對稱旨命以故官兼東閣大學士輔政五月而卒
贈禮部尚書謚文穆

論曰以諸臣之品行不能不與門戶相始終而患難

要經則皆以講學之故夫學也者君子所以致其道也道不可離而學可須臾廢乎昔者孔子固嘗切切憂之矣夫以孔子之所立教于萬世者而後人乃諱言之且爲之深惡而痛斥之世道至此尚忍言乎哉然削跡伐木在聖人之世已然又奚怪東林之受禍更烈於洛閩諸君子也竊謂有東林則必有魏黨有魏黨則必有學禁殆理勢之應然而又何以太息爲哉噫

明史卷三百四十五　　列傳一百九十六

李汝華　王佐　董漢儒
趙彥　陳道亨　南企仲子居業

李汝華字茂夫睢州人萬曆八年進士授兗州推官徵授工科給事中審劾戎政尚書鄭洛不職及出閱甘肅邊務洛方經略西事主和戎汝華不謂然疏洛畏敵貽患時將吏多侵軍資充燕饗交際汝華悉論寘之罪請盡墾甘肅閒田充實塞下報可還朝歷吏科都給事中汝華在垣多所糾擿初劾刑部侍郎何源久疾源引去已劾少詹事黃弘憲巡撫王學書學

書坐罷至是復劾禮部尚書李長春不當爭杖卜侍郎韓世能無大受器兵部侍郎王基鄖陽巡撫姜壁皆庸劣璧竟罷去汝華尋遷太常少卿二十三年累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遭時承平寇盜止息汝華一意撫循已而稅使四出議括關津諸稅輸之內府汝華以稅本餉軍抗疏力爭事獲已久之詔四方稅務盡領于有司以其半輸稅監進內府半輸戶部獨江西潘相勒有司悉由己轉輸汝華極論相違詔帝竟如相議且推行之四方有冊竹樓者萬山叢箐民處業久矣廣東守臣感訛言議勦人情大沸汝華急

止之移檄撫慰乃定在籟十四年蔵惠甚著進秩兵部右侍郎三十六年召拜户部左侍郎尚書趙世卿去位遂掌部事帝賜福王莊田四萬頃詔旨屢趣不能及額汝華數偕廷臣執爭卒減四之一及王既之國詔許自遣使督租所在驛騷内使閻時譖汝二人至死汝華請遵祖制隸有司盡撤還使者不納四十三年畿輔山東大饑帝既發米七萬石賑畿民汝華又議出臨德二倉十萬石平糶而山東則發太僕銀十六萬兩臨清倉儲六萬石以賑不足再以六萬石平糶又不足乃截漕儲四十五萬石平糶且奏

行救荒數事兩地賴之先是山東饑已蠲歲賦七十萬是年盡蠲又復百七十餘萬汝華以邊餉不繼請天下稅課未入內藏者暫留一年補其缺輔臣亦助爲言疏三上不報明年進尚書四十六年鄭繼之去國兼攝吏部事畿輔又饑請蠲七十二衛差役銀以蘇軍困而留保定六府稅銀賑贍陜西亦大饑斗米銀三錢至有射死知縣者汝華亦乞留稅銀賑之皆不報遼東兵事興驟增餉三百萬汝華累請發內帑不得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凡所爲取財之計至纖且悉已而遼東

巡撫周永春請益兵加賦汝華不能違議天下田賦自貴州外畝增銀三釐五毫得餉二百萬明年復議益兵從閣視給事中姚宗文言增賦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以募兵市馬工部以制器再議增賦於是畝增二釐為銀百二十萬先後三增賦凡五百二十萬有奇遂為歲額自是海內騷然公私困憊而盜賊亦漸起矣當是時內帑山積廷臣請發率不應計臣無如何遂爲一切苟且之畫援及海內而樞臣徵兵乃遠及蠻方致奢崇明安邦彥相繼反用師連年又割四川雲南廣西湖廣廣東所加之賦以餉之而遼餉

仍不充天下已不可支矣汝華練達勤敏立朝無所
黨阿官户部久於國計盈縮邊儲虛實與暨漕屯牧
諸大政皆殫心裁劑值歲比不登意常主寬恤獨加
賦之議不能力持馴致萬方虛耗内外交訌君子不
能無譏焉天啟元年得疾累疏乞休詔加太子太保
致仕卒謚恭敏從子夢屃自有傳
王佐字翼卿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
郎中勤於其職出爲南昌知府以節儉先僚屬鋤強
扶弱興學校浚河渠政甚有蹟歷提學副使督糧左
叅政按察使右布政使並在江西轉廣東左布政使

粤地遠物阜仕者多以汚敗佐廉聲風章僚吏聞風洗濯吏道為變嚴加耗之禁庫有奇羨十餘萬悉取充餉奏蠲太平橋税三萬停加派丁糧四萬頌聲載塗孫丕揚為吏部舉佐治行卓異四十一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佐官江西久民聞其來相率歡舞於道部内故多盜為申保甲更戍守寇暴頓衰税監潘相李道為民患佐以利害開諭相俾自請減税五千而執治道爪牙實之法極陳其擾民狀帝為徹道還併其務於相頻歲大水民饑佐設策賑救衆條上寛恤事宜民困大蘇偏州下邑多祠祀焉四十五年

以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疏言狼矢決口不可不塞黃河故道不可不開至於直河泛濫泇河多淺水櫃漸乾皆當次第興治帝可之佐乃奔走經營不惜勤瘁居數年河隄大防諸害畢除歲省金錢鉅萬光宗嗣位召拜工部尚書時定慶二陵及皇極諸殿大工同時並舉佐隨方搏節事皆倚辦而公私不虧中官派徵川漆及雲母石諸物耗費不貲佐力請裁損已疏言祖宗朝閒命蘇杭織造旋復輟止未有如萬曆四年至今久而不罷者今庫藏殫虛而皇祖時積幣甚多請得停減帝並不從累加太子太傅致政歸卒

年七十三贈少保諡莊簡佐為人矜嚴寡言笑砥節首公老而不渝在官布衣糲食妻子家居不蔽風雨諸聲色名利之好一不足動其心一時稱純德焉同邑董光宏字君謨舉進士歷刑部員外郎恤刑福建平反多累遷河南提學副使品隲無遺儁以右參政分守河南時福藩初建宏彈壓有方群璫咸奉約束天啟由江西左布政使入為順天府尹執法不撓戚畹中貴莫敢干以私擢南京大理卿見魏忠賢亂政抗疏乞休帝嘉其恬退加兵部右侍郎以歸陸世科字從先由進士歷知建安增城二縣增城故有斷腸

草入口即死奸民圖害富室輒服此草其家立破世科思絕其弊令被訟者輸草根贖罪不三年其根盡絕天啟初徵授御史出視兩淮鹽政積羨餘三十萬歸之於官而不私時魏忠賢勢大張臺諫無不出其門下世科獨不往遂落職歸未幾忠賢敗召復故官亦終南京大理卿

董漢儒開州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授河南府推官入為戶部主事二十三年疏除減織造裁冒濫諸事且曰邇來朝講希御壅蔽日滋忠直沉淪災異洊告九閽三殿之間惟聞縱酒淫刑黷貨而已時事可憂不

止國計日絀已也不報朝鮮再用兵以郎中出理餉務尋遷山東僉事進副使歷湖廣左右布政使所在有聲四十年就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帝賜福王莊田責湖廣撥四千四百餘頃漢儒以無所得田請歲輸萬金代租不聽楚宗五十餘人以獲罪楚王囚禁者十載漢儒力言王假王也請釋繫者又為滿朝薦卞孔時等乞宥俱不報尋以憂歸光宗立召拜工部右侍郎旋改兵部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天啟改元遼陽失急簡精卒三千人入衛詔褒之明年秋以左侍郎協理戎政未上擢兵部尚書時遼地盡亡

漢儒請速治諸降將劉世勛等二十九人立誅逃將
蔡汝賢等報可毛文龍居海外屢以虛言誑中朝登
萊巡撫袁可立每代為奏請漢儒言文龍誠能鼓倡
義勇敵愾奏功誠善若猶未也曷若廣屯種以足食
厚撫恤以附衆相機觀變務出萬全不然計畫既疎
恐虛聲未可長恃也文龍以漢儒得其情甚憚之是
時綱紀凌夷將士無所畏懾漢儒銳意振飭有叅將
管大藩者統淮兵至天津挾餉私遁漢儒請立誅之
己得命會大藩畏罪自歸從督餉侍郎畢士嚴請寬
其罰褫職立功漢儒力請寘辟且劾逃將張思任孟

淑孔罪帝卒貸大藩而命還思任等已復上言行間
所以整肅將士使赴矢石而不辭者惟在退有必死
之法然後進有必死之心自逃將逗遛之誅廢誰不
樂就退生者大藩思任等罪狀顯暴業承明旨而所
司率屬高閣法之不行自臣部始臣竊憤之且自有
遼事以來借用才之名為粥官之地副將以下一任
奸人營求不由臣部推舉劄付之官自賣劄付中軍
之外又置中軍那如思任淑孔本市藥丐兒推埋蕩
子了無遏敵之能濫假橫金之寵致摩牙吮血侵官
剝民即立置上刑豈復為過請自今談天說劍徒逞

口舌者督撫諸臣毋輕有委授帝納其言惟大藩仍
不問諸鎮援遼軍多逃逸有出塞投揷部者漢儒憂
之請捕獲者立誅無赦同伍自相擒捕者重賞且給
餉以時毋使藉口缺食則逃者自少帝亦嘉納帝以
奄人王體乾宋晋魏忠賢等十二人有舊勞命所廕
錦衣官皆予世襲漢儒等據祖制及職方力爭帝不
從給事中程注御史汪泗論等合疏諫給事中朱大
典周之綱御史宋師襄胡良機特疏繼之卒不納漢
儒旋以母喪歸後忠賢大橫漢儒服闋遂不召追論
甘肅功即家進太子太保廕子錦衣百戶卒贈少保

謹肅敏

趙彥賡施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累遷山西左布政使光宗嗣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遼陽旣失彥請於登萊海外諸島增兵置戍特設大將於登州控制海外從之登萊設鎮自此始天啟二年廣寧復失彥以山東為南北咽喉列上囤人心練鄉兵修城隍減加派蒐將材擇守令重監司裕儲偫八事詔多允行先是薊州人王森途遇妖狐為鷹所搏狐窘求救森收芘之狐斷尾謝有異香聞者輒胠任所從使森遂倡為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

頭及會主諸號妄言熵惑自畿輔蔓延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四川多有徒黨森後徙灤州石佛莊其徒繹絡輸金錢俱稱朝貢所在郡縣置公所守以傳頭飛竹籌報機事一日可數百里萬曆二十三年為有司所覺捕森繫獄論死用賄得釋思托有力者自庇乃入京師結外戚永年伯及中官王德祥敘宗姓行教自如後森弟子李國用猁立別教自稱太極古佛專以符咒召鬼衆多捨森從之兩教弟子相讐殺事盡露四十二年森復為有司所擒其弟子高應位等聚衆清凉山謀篡取森有司乃復坐森死越五年始斃

於獄其子好賢及其弟子鉅野徐鴻儒武邑于弘志輩仍踵行其教徒黨益衆至是好賢見遼東盡陷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期是年中秋諸方並起會茂洩鉅野曹州各捕獲其傳頭鴻儒懼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改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爲識五月戊申率衆犯鄆城城中人開門納賊城遂陷俄鄒滕嶧三縣亦陷當是時承平日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驟聞賊起人心恟懼諸不逞之徒又群起應賊旬日衆至數萬彥遣都司楊國棟等赴討而檄所部練兵民嚴保甲增濟寧兗州濟南曹州沂州諸

要地守卒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資征調
薦故總兵官楊肇基知兵請復官討賊命未至賊已
乘虛襲兗州爲滋陽知縣楊炳拒卻是月庚申齊地
火星晝見隨日而行人心益懼六月都司廖棟等督
兵擊鄆城賊大破之燬其巢遂復鄆城其別部犯鉅
野知縣趙延慶乘城固守延慶妻親爲供饋城中婦
女千餘人助之賊不能破會楊國棟兵至敗遁其再
犯兗州者亦爲國棟所敗賊勢日衰國棟遂偕廖棟
等合攻鄒縣二人爭功不相能賊悉衆衝之四營俱
潰游擊張榜戰死官軍奪氣賊乘勢圍曲阜國棟等

援之乃去圍剿城旋為官軍擊敗遂復嶧縣賊黨又攻陷夏鎮犯沛縣知縣林汝翥堅守城獲全是時官軍雖數勝而賊黨衆猶盛七月戊申彥乃視師兗州祭陣亡將士甫出城賊萬餘人奄至城亟閉倉猝以竹筐縋之而上總兵官楊基急督兵迎戰而令國棟出賊後夾擊殺千餘人追奔至横河賊倉皇奔渡溺死無算遂攻破鴻儒於紀王城賊走保鄒縣適天津僉事來斯行援兵亦至遂會師復滕縣救豐沛而國棟等又大破賊於沙河賊勢日蹙官軍遂進圍鄒縣築長圍掘隧道為必拔計賊窘其黨多降鴻儒猶抗

守相持三月賊食盡彥傳令急攻十月乙亥賊黨盡出降鴻儒單騎走俘之以獻散其衆四萬七千餘人賊盡平彥乃收戰地諸屍築為京觀樹碑紀績焉鴻儒既至京師告廟獻俘磔於市鴻儒始被俘嘆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天下踰二十年徒衆不下二百萬今事不成天也于弘志亦於是年六月聚衆據武邑白家屯將取景州以應鴻儒時來斯行方援山東保定巡撫張鳳翔急令還軍討賊斯行自景州直趨武邑攻之弘志率死士突圍走爲諸生葉廷珍所獲凡舉事七日而滅鴻儒既獲名捕好賢、好賢格鬬得

遁去獲之揚州送京師伏誅先是彥已加兵部右侍郎至是論功進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再加太子太保廕子錦衣世僉事賚銀幣加等彥以兵燹之餘奏請賑濟且言鄒滕二縣宜蠲賦三年鄆城嶧滋陽曲阜一年鉅野半之皆報許山東歲征折銀二百五十餘萬有司加耗十溢二三歲派大戶貼戶各五十戶費銀百兩皆以彥言禁之英國公遠族張樞倚勢橫恣入滕縣詭稱詔旨屠城傾取人貲彥疏列其罪坐誅三年八月召代董漢儒為兵部尚書極陳邊將尅餉役軍虛伍占馬諸弊因條列綜覈事宜帝

稱善立下諸邊舉行衆將王楹行邊為哈剌慎部夷襲殺彥請覈實論罪並勑諸邊撫賞毋增故額有傳我

大清兵欲入喜峰口者彥發之畫上布士馬結人心厲膽勇固險要嚴哨探懷屬夷堅壁清野牽制海外八事帝皆褒納明年楊漣劾魏忠賢二十四罪彥亦抗疏劾之自是為忠賢所惡五年貴州征苗兵屢敗彥復列八策以獻詔頒示軍中彥有籌略曉暢兵事然征妖寇時諸將多殺良民冒功及是其子昌裔為錦衣指揮僉事頗招搖都市於是給事中玄默御史

王琪交章劾之彥三疏乞罷帝心嘉彥功而忠賢挾

前憾令秉傳歸昌渭復被劾削籍先是妖寇之興遼

東經略王在晉嘗遣兵助討而彥敘功不及在晉憾

之至是爲南京吏部數詆彥南京給事中袁玉佩遂

劾彥冐功濫廕且言京觀不當築詔削其世廕并京

觀毀之尋追敘兵部時邊功即家進太子太傅未幾

卒

陳道亨字孟起新建人萬曆十四年進士除刑部主

事歷南京吏部郎中時同里鄧以讚裘貞吉亦官南

都人號江右三清當事知其賢將調之北部遜辭乃

己遺母喪家燬於火僦屋以居窮冬牀無幃妻猶御葛裳與子弘緒拾遺薪爇以禦寒武有贈遺固拒弗受其志操如此三十六年起湖廣右參政分守武昌黃州地多劇盜條防禦十二事盜以衰息舉治行卓異遷山東按察使就進右布政使轉福建為左所至斥贖鍰奇羨佐公費不私一錢四十六年以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操江額兵萬五千船四百有奇逃損至兵四十船六十猶多疲壞道亨移所司計度以兵六千船百八十為額又搆營舍以居陸兵令曰水兵離舟陸兵離營者罪不貸自是操江一軍改觀光宗

立進工部左侍郎總理河道漕渠額夫苦為勢家占役道亨行視河隄按籍履覈虛冐遂絕天啟二年妖賊徐鴻儒作亂謀先據濟寧道亨急集壯士為守禦計而以間執殺其渠魁賊遂舍濟寧攻陷鄆城道亨策賊必掠漕舟方請兵防護而賊果陷夏鎮出彭家口掠四十餘艘以去會沙講營將姚文慶等兵至連敗之奪還漕舟賊棄夏鎮遁漕運獲通道亨乃分兵扼要害賊終不敢越軼事平增俸一級再賜銀幣三年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營軍素驕悍道亨先嚴將帥朘削之禁徐下令約束之衆皆服明年楊漣

及諸諫官群擊魏忠賢反蒙譙責道亨憤偕九卿合辭上言曩高皇帝定令内臣止供掃除不得典兵預政陛下徒念忠賢微勞舉魁柄而授之恣所欲為而舉朝之忠諫一不見納何重視宦豎輕天下士大夫至此耶疏入不納道亨遂連疏求去詔許乘傳歸踰年卒道亨貞亮有為自參政至尚書不以家自隨一蒼頭執爨而已其没也稱貧而後斂崇禎初贈太子少保謚清襄子弘緒字士業不就廕敘由保舉為晋州知州以文名

南企仲字伯稱渭南人祖大吉正德中進士歷紹興

知府有聲王守仁方家居從之游為闢稽山書院聚諸生講論守仁亟稱之企仲舉萬曆八年進士以祖母年高請終養為張居正所惡下撫按勘問時論駭焉十二年起授兵部主事乞假歸里人有寓貲其家者夫婦並沒企仲呼其子還之尚書孫丕揚聞其事遂調之吏部企仲不知也歷考功文選郎中擢太常少卿進太僕卿陳馬政七事多見施行三十年帝以疾詔免礦稅釋繫囚錄建言貶斥諸臣既而悔之命礦稅如故餘所司議行而吏刑二部尚書李戴蕭大亨遲回數日未奏企仲抗疏劾之請亟罷二臣以謝

天下敕二部如詔奉行以收人心帝大恚傳諭盡停
二事嘉戴大亨守法而落企仲一官戴等引咎乞毋
以人言中止帝竟不從是時給事中蕭近高御史李
培余懋衡亦上疏請信明詔帝益怒並奪其俸因命
翼歲降謫若鄒元標等官六品以上者鐫二秩用六
品以下者貶雜職雜職者斥為民旨下舉朝大駭輔臣
合詞論救報曰朕怒南企仲當君父遘疾時狂言無
上又使新進言官逞臆妄論故有此旨令鐫二秩者
停俸一年貶雜職者鐫一秩為民者並免先是起廢
命下中外歡呼至是更以人言重其罰朝野亦失望

於是廷臣有劾企仲激沮者刑科給事中張鳳翔遂劾企仲先爲吏部擠同官武之望而去之見擯清議故假建言博名遂削企仲籍天啟初起太常卿遷南京戶部右侍郎引疾歸崇禎二年薦起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就改吏部尋以老致仕李自成陷渭南不食而卒年八十七贈太子太保子居業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恬於宦達天啟中始爲禮部主事尋引疾歸城陷罵賊不屈死贈太僕少卿弟居仁天啟二年進士擢庶吉士授編修歷祭酒少詹事先企仲卒贈禮部右侍郎大吉弟逢吉逢吉子斬斬子師仲斬從子憲

仲憲仲子居益皆進士逢吉山西副使軒吏部郎中嵩著通鑑綱目前編師仲南京禮部尚書憲仲叅議居益工部尚書自有傳

論曰加賦一舉速國之亡康濟時艱汝華不能無憾矣佐綜理河防漢儒彥道亨曉暢軍務而並抗顏朝宁糵罪權璫非卓然特立者乎企仲父子同殉國難抑又足稱也已

明史卷三百四十六

列傳一百九十七

朱燮元　李標　史永安　劉錫玄　王三善

蔡復一　王瑊　沈敬炌　閔洪學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大理評事再遷蘇州知府時織造中官孫隆兼領稅務其爪牙吏大為民害市民葛成憤率衆擊斃七人燔里民助虐者十二家一市大譁燮元急出撫諭應時解散葛成者吳中義士既除民患即詣吏自承不累一人乃論死繫獄久之赦免鄉人德之表其墓曰葛賢燮元尋遷四川副使改廣東提督學校擢抑奔競

巡按御史徽送諸生二十人鄉試盡除其名以右參政謝病歸久之起陝西按察使移四川右布政使遼東用兵議增賦燮元覈所部隱田以其賦充額民以不擾天啟元年就遷左布政使將入覲會永寧奢崇明反乃留治軍永寧古藺州地奢氏猓玀種也洪武時歸附世為宣撫使傳至崇周無子崇明以疎屬得襲外恭順內實陰鷙子寅尤驍桀好亂時詔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樊虎率衆詣重慶巡撫徐可求往閱師議汰其老弱龍等遂鼓衆反殺可求參政孫好古總兵

官黃守魁以下皆遇害惟時舉達負傷遁時九月十有七日也賊遂據重慶分兵四出攻掠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蜂起附之全蜀震動賊黨符國禎旋襲陷遵義列城吏民望風先奔其乘城固守者知州則真安楊汝昇合州翁彥登知縣則銅梁吳弘業南川韓應龍遂寧曹元龍彭縣冉金中江鍾文焰什邡謝奇舉執節死義者則興文張振德南溪王頑輔梓潼洪維翰而已發兵崇明遂僭偽號設丞相以下官統所部及徼外猓蠻數萬分道趨成都前鋒陷新都內江於是敍瀘至解賊盡據木枏龍泉諸隘口指揮周

邦太率衆降冉世洪雷安世瞿英戰死燮元己戒行
蜀王閉變率士民出郊要之乃還時城中兵止二千
餉又絀燮元急趣近道兵赴援歛二百里內粟入城
經理粗畢十月十有七日賊己抵城下乃偕巡按御
史薛數政右布政使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陴而守
先發大砲擊之賊稍却殪其先鋒一人明日賊數千
障革裹竹牌進矢石不能入燮元命架七星砲及火
箭火礮交擊殺數百人至暮賊擁鈎梯數千附城欲
上燮元戒士卒無譁第放砲滚木石比明賊積屍如
丘時冬月濠水涸賊驅民持筐束薪載泥土壘如山

上架蓬蓽伏弩仰射城中燮元夜縋壯士殺守者縱火焚而類之賊奪氣燮元又遣人決都江堰水入濠濠盡滿賊乃治橋得少息因捕斬城中通賊者二百人懸首堞上賊失内應計大阻賊又于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燮元曰賊設望樓必出剽掠其中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帥燔其樓而還是時援兵漸集登萊副使楊述程以募兵至湖廣遂合安綿副使劉芬謙石砫女土官秦良玉軍敗賊牛頭鎮復新都他路援兵亦復安岳樂至與賊連戰皆捷然賊來亦益增日發城外塚墓擲枯骸城

上望見皆泣二年正月賊數千忽自林中大譟而出
有物如舟高丈許广五千尺樓數重牛革蔽左右板
如平地一人披髮仗劒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机
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俯瞰城中城中人皆號
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乃用巨木
為機關轉索發礮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丸車不得近
又以大砲擊牛牛駭反走乘勢縱擊敗之有諸生陷
賊中遣使來言賊將羅象乾欲反正燮元與約遣之
即與象乾俱來燮元方卧戍樓呼與飲象乾纍甲佩
刀燮元不之疑就榻呼同卧酣寢達旦象乾感激誓

以死報約城外舉火為號復縋而出自是賊中舉動燮元無不知乃遣部將詐降誘崇明至城下伏起獲其從騎數人崇明跳免會諸道援軍亦至乃謀退兵燮元偵知製木牌數百投錦江順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象乾果自內縱火崇明父子遁走瀘州象乾遂以衆來歸圍凡百有二日而解初朝廷聞重慶之變即擢燮元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以楊愈懋為總兵官而擢河南巡撫張我續兵部右侍郎總督四川貴州雲南湖廣軍務我續未至成都圍已解官軍乘勢復州縣衛所凡四十餘惟重慶

尚為樊龍等所據至五月秦良玉及副使徐如珂等攻拔之燮元所遣將亦復建武及長寧獲偽丞相何若海瀘州亦為官軍所復先是國禎陷遵義貴州巡撫李橒己遣兵復之有永寧人通書總兵官楊愈懋約大軍至己為內應事覺闔門遇害賊即用其家僮夜出通信給官軍愈懋信之進至江門為賊所襲與順慶推官郭象儀里居同知宋柱國等俱死賊遂再陷遵義殺推官馮鳳雛當是時奢賊未平貴州安邦彥又起朝議先錄守城功加燮元兵部侍郎總督四川及湖廣荊岳鄖襄陝西漢中五府軍務兼巡撫四

川而以楊述中總督貴州軍務兼制雲南及湖廣辰常衡永十一府代張我續自是兩督府分閫治軍川貴不相策應賊愈得負險跳梁三年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貳曰我之久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掣諸軍會長寧連破麻塘坎觀音菴青山崖天蓬洞諸賊砦與秦良玉兵會進攻永寧擊敗奢寅於土地坎追至老君營凉傘鋪盡焚其營寅被二創遁樊虎亦口創死復追敗於橫山八青崗坪諸處抵城下一鼓拔之擒叛將周邦太降賊二萬踰城溺水死者無算副總兵秦衍祚等亦攻克遵義崇明父子

既累敗逃入紅崖大國官軍乘勢壓而拔之連拔天台白崖楠木諸國撫定紅潦四十八砦賊奔入舊藺州城五月為叅將羅象乾所攻克崇明父子率餘衆走水西龍場客仲壩倚其女弟奢社輝不復能軍據險自守而己初賊既失永寧即厚賂安邦彥求救邦彥立遣二軍分窺遵義永寧燮元發兵敗走之總兵官李維新等遂攻破客仲賊巢崇明父子竄入深箐維新偕副使李仙品等分兵五路搗龍場賊戰敗生擒崇明妻安氏弟崇輝寅國禎皆被創走十一月録功進右都御史時蜀中聚兵十六萬土漢各半漢兵

弱不任戰土兵驕悍好淫掠文法難施掠無所得則託言乏食散去既饜又不肯復戰每戰勝機可乘必肆要挾故成都圍解不即取重慶重慶既復不即搗永寧及永寧藺州並下賊失巢穴旦夕可擒又縱使遠竄益土官率養寇自利而官軍效之故賊得展轉為計至是崇明父子窘甚燮元以地屬貴州非己所統且蜀中已無賊亦欲休兵息民遂不窮追先是永寧既拔拓地千里或遂欲郡縣之燮元曰公等率自營不為國計夫深山密箐其人猶鳥獸可以漢法治哉乃割膏腴地歸永寧衛以其餘為四十八屯給降

賊有功者令歲輸賦於官曰屯將顓於敘州府增設同知一人領之且移敘州兵備憲臣於衛城與貴州叅將同駐自是蜀中遂靖而安邦彥勢張甚四年春陷貴州巡撫王三善軍明年總理魯欽敗於織金四月貴州總督蔡復一軍又敗廷臣以三善等失事皆由川師不協助之故議合兩督府為一時燮元已加兵部尚書乃命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移鎮遵義而以尹同皐代撫四川燮元既拜命奏上方畧檄諸路協征而身赴重慶調度兵食邦彥偵知之六年二月謀衆官軍未發分遣犯雲南遵義而令寅專犯永

寧未行而寅被殺乃已寅凶淫所部多亡去有阿引者嘗受燮元金錢密圖寅寅覺毒考之不承乃釋因結帳下卒乘寅醉殺之寅既死崇明年老益無能為而邦彥亦乞撫燮元為聞于朝許之兵遂不進其年六月燮元亦以父喪歸偏沅巡撫閔夢得來代先是貴州巡撫王瑊謂督臣移鎮貴陽有十便朝議從之夢得乃奏陳用兵機宜謂前此屢進屢衄由不得地利今日進取之方宜自永寧始由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且赤水有城可守於此積粟屯兵移營漸進四十里為白岩六十里為層

臺又六十里為畢節從此抵大方不及六十里我宿以重兵則諸番交通之路絕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義諸軍尅期並進賊必不能支而撫勦之柄在我矣疏奏未報夢得遽召還代以南京工部尚書張鶴鳴夢得議遂寢鶴鳴未至先所遣叅將楊明輝招撫安位者邦彥以制書不赦已怒而殺之自是撫議始絕莊烈帝嗣位武選員外郎王新命上言奢賊發難墮名城殺大吏改元應順僭號大梁刻丞相五府六部之印一時望風潰降者四十二郡縣賴天祐社稷諸將士以次蕩平祗因敘功疏內不及魏忠賢名遂

矯旨侯黔事竣并欽夫黔與蜀不同地黔將與蜀將不同功六年以來忠臣義士半登鬼籙而賞典不行非所以勸有功鼓士氣也帝深納之鶴鳴視師年餘未嘗一戰賊得養其鋭崇禎元年六月復召燮元代之兼巡撫貴州仍賜尚方劍七月録前功進少保世廕錦衣指揮使時寇亂久里井蕭條貴陽歸業者不及五百家山谷所居悉苗仲而將士往往殺降報功以故苗心不附反側時聞燮元下令嚴禁為招流移廣開墾募勇敢日集將士較藝一軍皆精二年燮元謀大舉平賊乃用夢得前議檄雲南兵下烏撒四川

兵出永寧下畢節而親率大軍駐陸廣逼大方總兵官許成名恭政鄭朝棟督兵由永寧復赤水郛彥閭之遣將分防陸廣鴨池三岔諸要害別以一軍趨遵義而自稱四裔大長老號崇明為大梁王合兵十餘萬先犯赤水燮元先授計成名佯北誘賊深入度賊已抵永寧急遣總兵官林兆鼎從三岔入副將王國禎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合傾其巢郛彥恃勇擬先破永寧軍還拒諸將急索戰四川總兵官侯良柱副使劉可訓時守永寧遇賊五峰山桃紅壩大破之賊奔據山巔諸將乘霧力攻賊復大敗又追敗之

紅土川邦彥崇明皆授首時八月十有七日也當是時群賊奔潰諸軍鏖之可盡殲而川兵以爭級憤拔營先歸餘賊得遁去諸軍攻陸廣三岔者亦得利還捷聞帝大喜以成名與良柱爭功故賞久不行時烏撒安效良已死其妻安氏招故霑益土酋安遠弟邊為夫猶負固不服燮元秉兵威移師霑益令雲南巡撫謝存仁發兵討之邊遁走遂復烏撒燮元以境內賊渠已盡不欲窮兵移撒招安位歸正位不能自決其部下復謀合兵抗拒燮元集將吏議曰水西地深險多箐篁蠻烟棘雨莫辨晝夜深入難出以此多敗

今當扼其要害四面迭攻以次蕩除賊乏食將自斃於是焚山截流斬樵收焚積聚旦出暮歸賊不能測凡百餘日斬級萬餘獲生口數萬軍行得鄉道輒發窖粟就食賊饑甚劉瞢䁈復遣人入大方燒其室廬懸榜而出位大恐三年春遣使乞降燮元與約四事一貶秩二削水外六目地歸朝廷三獻殺王巡撫者首四閘通畢節等九驛位皆受命率四十八目出降燮元受之貴州亦靖遂上善後疏曰水西自河以外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三十六所近控苗蠻遠聯滇蜀皆立郵舍繕郵亭建倉廩賊必不敢猝入為

寇計鴨池安莊傍河可屯之土不下二千頃人賦土使自贍暨酪錫交出其中諸將士身經數百戰咸願得尺寸地長子孫請劃新疆授之使知所勸帝可之初崇明邦彥之死實川中諸將功而黔將爭之燮元頗助黔將屢奏於朝於是四川巡按御史馬如蛟疏詆燮元燮元力求罷帝慰留之其冬討平定番鎮寧叛苗乃通威清等上六衛及平越清平偏橋鎮遠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為繕亭障置游徼行旅便之貴陽東北數里有洪邊十二馬頭故宣慰宋嗣殷地也嗣殷以助邦彥勦絕乃即其地置開州建城設

官又奏復故施秉縣招流民實之四年阿迷州土官普名聲作亂陷彌勒州曲江所又攻臨安及寧州遠近震動巡撫王伉總兵官沐天波不能禦伉坐逮論戍燮元遣兵臨之遂就撫龍場壩者密邇大方前邦彥以假崇明及崇明滅侯良柱欲設官屯兵以自廣而安位謂已故地數聚兵相爭燮元不能禁會燮元劾良柱不職良柱亦訐燮元曲庇安氏納其重賄章下巡按御史劉宗祥覈奏宗祥還朝亦劾燮元受賄且以龍場永寧不置邑衞為欺罔帝以責燮元乃上言禦夷之法來則安之不專在攻取也今水西已納

欵惟在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輸王賦若設官屯兵此地四面孤懸中限河水不利應援築城守渡轉運煩費且內激蘭州必死之鬭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開未易猝止如襲雷同之見誇闢土之功此人臣一時之利非國家久遠計也帝猶未許後勘地界卒如其議七年論桃紅壩功進少師世廕錦衣指揮使八年一品六年滿加左柱國九年再論平賊功世廕錦衣指揮僉事明年安位死無嗣族屬爭立朝議又欲郡縣其地燮元上書力爭遂傳檄土目布上威德諸蠻爭納土獻重器燮元乃裂疆域衆建諸番使

勢小力分各保土地復上疏曰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以畀分守藉其戸口徴其賦税殊俗内嚮等之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足銷反側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蘭安氏反水西滇之定番小州耳為長官司者十有七數百年來未有反者非他苗好叛逆而定番性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今臣分水西地授之酋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釐政許歛一切蠲除祭用漢法可為長久計因言其便有九不設郡縣置軍衛因其

故俗土漢相安便一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土酋不得侵軼民地便二黔地荒确仰給外郛今自食其地省轉輸勞便三有功將士酬以金則國帑方匱酬以爵則名器將輕今錫以土田于國無損便四既世其土各圖久遠為子孫計反側不生便五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便六訓農治兵耀武河上俾賊遺孽不敢窺伺便七軍民願耕者給田且耕且守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煩便八軍耕抵餉民耕輸糧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便九帝咸報可無何所撫土目有叛者諸將方

國安等軍敗燮元坐貶一秩已竟破滅之西南自是悉定十一年春卒于官年七十三燮元長八尺腹大十圍狀貌奇異善飲啖能兼二十人鎮西南久軍資贖鍰歲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官治事明果軍書絡繹不假手幕佐行軍務持重謀定後戰尤善用閒使人各當其材雖親愛犯法必誅有功即厮養卒不遺也禦蠻一以忠信不妄殺苗民懷之初官陜西時遇一老人載與歸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將别語燮元曰幸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内江有牟康民者奇士也兵未起時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

朱公乎己而果然

李標字長孺鄞人曾祖循義以諸生試督學不得高等請再試立就滄海遺珠賦卞和泣玉論二篇名大振尋舉進士歷御史衡州知府祖生咸舉人鳳陽推官標舉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行人三十六年擢御史時言路驟補七十餘人爭擊故輔沈一貫及其黨而標與一貫同邑獨言一貫與沈鯉秪以通執稍殊致生異論言路遂指目標為浙黨明年出為鹽法僉事刻意持廉日惟噉蔬菜宿弊盡釐復條興革事宜為鹽政考繼者莫能易歷山東叅議陝西提學副使

復移山東叅政進按察使並以清勤著是時趙煥秉
銓亓詩教張延登居言路擅朝政皆標部內人以標
雅不附東林數相推引四十七年秋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部下多土司苗仲好作亂前巡撫張鶴鳴
用師五年僅乃克之甫去任清平興隆平越諸苗復
出掠標至發兵討破之貴州宣慰同知安邦彥者宣
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年幼其母奢社輝永
寧宣撫奢崇明女弟也代領其事邦彥遂竊兵柄會
朝議徵西南兵援遼邦彥素桀黠好亂欲乘以起事
詣標請行標知其叵信諭止之邦彥計沮歸益糾黨

治械為反謀標憂之累疏請增兵益餉而中朝方急遼事悉置不問會標連劾六疏乞休天啟元年八月始得請而崇明已反於重慶陷遵義貴陽大震標慨然曰上固許我去如封疆何遂起視事時城中兵不及三千倉庫虛殫馳書貸之雲南湖廣得銀四萬有奇乃募鎮箄及義勇兵四千儲米二萬石治戰守具而急遣總官張彥方都司許成名黃運清監軍副使朱芹提學僉事劉錫玄等將兵援四川連戰皆捷遂復遵義及綏陽湄潭真安桐梓諸縣其時邦彥猶觀望陰連苗仲日焚劫村堡守臣懼激變不敢加兵十

二月邦彦復率數千人詣標獻取奢賊之策請十萬金犒師欲遂襲據貴陽標知其謀止畀七千金而勒兵嚴為備邦彦不敢動怏怏去二年正月武傳崇明已陷城都邦彦遂挾安位反自稱羅甸王四十八丈及他部頭目安邦俊陳其愚等蠭起應之雲南霑益土目安效良亦與通謀邦彦首襲畢節都司楊明廷固守擊斬數百人效良助之城遂陷將士三千人俱沒賊遂分兵陷安順平壩烏撒效良亦西陷霑益而邦彦自統水西軍及羅鬼苗仲數萬人東渡陸廣河直趨貴陽別遣王倫等不襲安襲偏橋以斷援兵洪

逸土司宋萬化糾苗仲九股陷龍里標聞變亟議城守時二司及貴陽府正官咸入覲總兵張彥方鎮銅仁都司黃運清駐遵義城中文武無幾人乃分兵為五令錫玄及參議邵應禎都司劉嘉言故副總兵劉岳建營分禦四門以北門最衝標自當之諸生皆乘城而巡按御史史永安專居譙樓闤街市兵防內變學官及諸生亦督民兵分堞而守部署既定猶有言賊可撫者比使者往悉受辱還二月七日賊遂長驅而至望北城外旗鼓盡銳來攻標急購壯士迎戰敗之賊轉攻東門亦為錫玄所卻日暮賊來益衆鎮筸

兵多曳戈走摽等乃收衆入城明日賊據城西高坡投矢石如雨應禎不能支城幾陷摽發大砲擊之死者數百人賊奪氣乃日夕分番馳突以疲官兵摽曰賊欺我不能出耳十六日簡精卒三百淩晨突出賊驚却自是不敢薄城乃為樓高三丈許外布重葦中藏健兒數十人推轆轤臨城又用婦人雞犬為厭勝砲石不能加城中皆哭摽命烹一豕犒斗米飯投之城外飼雞犬而張虎豹皮於城樓以祓之乃得施砲石夜縋死士從樓下燒之賊盡死又作竹籠萬餘實土壘之高踰埤堄摽急撤大寺鐘樓建城上賊棄籠

去官軍出燒之自是歘糶兵城外邀賊糧賊怒盡發城外塚棄其屍分兵遍焚村砦又先後攻陷廣州普定威清普安安南諸衛貴陽迤西歘千里盡為賊有矣方貴陽初被圍彥方運清合兵來救敗賊于新添賊誘入龍里二將戰敗四月賊縱之入城曰使耗汝糧是時城中益困而川貴總督張我續新任巡撫王三善並擁兵不進標永安連疏告急兵部及廷臣亦屢言之詔旨督責甚急且命雲南廣西發兵應援而我續等卒觀望不進三善且遣使議和後不得已我續乃自夔州移辰州三善則自沅州進平越以聚餉

為辭仍頓兵不進初彥方等入城衆皆喜標獨憂之曰倉儲錢何能堪此輩坐耗二將兵號二萬實不及八千石日索萬四千人餉運三日出城頗有斬獲賊遂收保宅溪標深憂食盡與錫玄謀去兵遣裨將商士傑等率所部九千人分往威清新添二衛運清有難色標按劍叱之曰違令者斬將士乃涕泣就道時賊謂城必拔欲坐困之乃沿山為營柵隔遏內外閒數日或旬始一攻城輒敗去至六月副總兵徐時逢參將萬仲仁率師來援遇賊於甕城河相持食盡仲仁兵六千先逃賊乘虛横擊衆軍悉潰諸將馬一龍白

身強等殲焉自是聲援俱絶及七月賊聞三善將進兵急欲拔城夜乘長梯而上城内間謀殺守卒以應爲邏者所覺乃擊退八月詭稱仲家鬻米入南門營中舉火九月復梯而上北城並爲守者擊却十月初賊乃架木高坡俯瞰南城樓募死士熖之火五日夜乃盡又於西城外石坡積薪米將履之登城亦被熖賊盡攻擊之術城卒不拔乃遣人大呼城下官軍讓城賊即讓路樓等守彌固而城中人實困甚里居縉紳再出城撫諭並受護詞而歸十一月賊已登陴天將曙忽自退明日賊梯而登城上止餓卒六人荷戈

强起賊纔殺一人倏驚退躡梯失足死者無算賊大駭謂城中尚有精兵數萬遂退去蓋若神助云時三善屢被嚴旨乃大舉直擣重圍連戰皆勝賊大奔十二月七日師直抵城下圍始解摽乃辭兵事解官去三善既破賊我績無寸功乾沒軍資六十萬言官交劾解職候勘我績邯鄲人刑部尚書國彥子其後魏忠賢用事黄緣起户部侍郎進尚書名麗逆案為世大詬方圍之急也城中糠覈草木敗葉皆充食初食死人肉後乃生食人至親屬相噉彥芳運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銀一兩叅政潘潤民里居倡衆助餉

協城守甚力祈生止一女猶為士卒掠食知縣周愿稷至自殺以饗軍升米直白金二十兩標自誓必死盡焚其書籍冠服預戒家人急則自盡皆授以刀繯始城中民户十萬至是僅餘二百人卒無叛志以保孤城皆標及永安錫玄功始標等在圍中熹宗用都御史鄧元標請進標兵部右侍郎永安太僕少卿錫玄右參政至是功當再敘而御史蔣允儀中浮言謂安位襲職時標索其金盆致啟釁章下貴州巡按侯恂覈未報御史張應辰力頌標功請優擢帝付之所司既而恂覈上力白其誣帝以責允儀允儀既委風

閱復詆標甚力所司竟抑弗欽而責陽之未圍也永安欲出避召錫玄揖前語之曰事急矣吾將親往諭止之錫玄不能尼以咨標標曰御史固無守土責默舉動不可輕責陽去水西七百里能以單騎自達乎且御史自度威望果如鄭令公否此言將無誤人永安乃不果行其秋外圍急永安復欲出抵書錫玄告之再以標言而止自是深銜兩人而錫玄當絕食特議發兵護標永安出城身留死守後錫玄徵露永安前謀永安大恚因詆錫玄議留身守城實欲輸城於賊遂騰疏攻之并詆標與謀兩人上章辯帝並付析

司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孫瑋等力為三人辯
而言永安功第一當不次大用標己進官當召還錫
玄己進叅政吏當優敘詔可之然標竟不召也錫玄
亦無他擢時二人並還里獨永安在朝故得居之為
功其鄉人居言路者又力為推轂故永安遽擢太常
卿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再以兵部右侍郎總督三
邊而標及諸將吏功迄不敘六年秋御史田景新頌
標功不納崇禎元年給事中許譽卿再摭金盆事劾
標帝召咨廷臣譽卿力持前說獨御史毛羽健為標
辯攻乃下廷臣平議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議如羽健

言且曰既經言官指摘義難再出給事中余昌祚助
譽御言會議非公金盆有據并詆羽健曲庇帝疑之
下川貴總督朱燮元等再覈羽健乃上疏曰今之苛
求檁者謂雖有全城之功難掩啟釁之罪不知檁非
啟釁者也安位之母即奢崇明之妹崇明遣子寅寇
蜀位即遣邦彥寇黔同謀已久何名激變當貴陽告
急之時正廣寧新破之日舉朝皇皇已置貴陽不問
後知李檁不死孤城尚存始命王三善往救比三善
至而貴陽圍已十月矣安酋初發難時志不在小崇
明欲取成都作家邦彥欲圖貴陽為窟因結烏蒙烏

撤西取雲南復分道東下擾偏沅荆襄向非標力撫其衝東南塗炭何可勝言故標之守貴陽直可方張巡之守睢陽然睢陽終陷而標卒全城以報天子雖謂功邁古人可也按臣永安自解圍後不二三載驟躋卿貳督師三邊近且以媚逆璫稱功建祠為臺臣劾罷而標則投閒林壑夢斷長安天下有權奇磊落之男子而肯染指賄賂乎且既不録功亦已甚矣奈何更以永安之誘書為標之罪案若夫金盆之說發自允儀當年既自承風聞今日何執為實事希陛下垂察報聞是時貴州人深德標聞標被誘爭為訟寃

斃元乃偕巡按御史趙洪範交章雪其枉帝以咨閣臣周延儒言允儀臣里人不敢以其言為是羽健嘗劾臣不敢以為非帝意乃釋標事始大白九年冬始敘守城功止進一秩賚銀幣亦不予廕時議以為薄久之卒於家後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謚忠毅錫玄長洲人起家進士圍城中與標協心守禦功最多崇禎中嘗一履署夏衆政任即引歸性好禪學淡于榮利既老託身方外以終

王三善字彭伯永城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由荊州推官入為吏部主事時朝士方擊李三才三善亦惡

之自請單騎行勸遂為其黨所推歷考功文選郎中進太常少卿天啟元年十月擢右僉都御史代李標巡撫貴州時奢崇明已反於重慶明年二月水西安邦彥亦反圍貴陽標及巡按御史史永安連章告急趣三善赴援三善始駐沅州調集兵食已進駐鎮遠再進平越平越去貴陽僅百八十里三善猶持重不進疏請便宜從事給空名部牒得隨才授任帝悉可之至十二月朔知貴陽圍益困集衆計曰失城死法進援死敵等死耳盍死敵乎乃分兵為三副使何天麟等從清水江進為右部僉事楊世賞等從都勻進

為左部自將二萬人與叅議向日升副總兵劉超叅將楊明楷劉志敏孫元謨王建中都司陳嘉謨等由中路當賊鋒師次新安夜半傳賊至衆驚擾欲退三善叱止之卒無賊四日超以前鋒遇賊衆復欲退超下馬斬二人乃定揮刀賊酋阿成驍勇善戰超偕部卒張良俊直前斬其頭賊衆披靡適三善等大軍亦至遂進奪龍里城諸將以貴陽賊盛議駐師觀變三善不可六日侵晨策馬先進衆隨之賊諜知三善自將疑有數十萬軍相顧駭愕邦彥紿其衆曰吾當增兵來助輙遁去餘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冲進

兵畢節鏞賊來拒戰勢猶盛元謨用砲擊之者無算
明楷率烏羅兵如牆而進賊大敗再戰再敗斬首萬
餘級其渠安邦俊中砲死棄資械山積生獲邦彥弟
阿倫遂抵貴陽城下標永安死守已十月城且陷至
是皆慶更生標等請三善入城三善曰賊兵不遠軍
心未定我不可即安營於南門外明日破賊宅溪賊
走渡陸廣河三善遣使諭安位毋子令縛邦彥降居
數日左右二部兵始至已湖廣廣西四川援兵亦至
時三善以二萬人破賊十萬有輕敵心惡諸軍後期
且憂乏食將散遣之為諸將諫止乃欲因糧于敵舉

劉超為總兵官令將一軍渡陸廣趨大方擣位巢以楊世賞監之總兵官張彥方將一軍渡鴨池擣邪彥巢以阿天麟監之漢土兵各三萬別令都司線補袞將一軍出黃沙渡尅期並進超等至陸廣連戰皆捷彥方部將秦明屏亦破賊五大寨諸將益輕敵邪彥先已糾合奢崇明安效良兵誘官軍深入委棄財物滿道三年正月超渡陸廣縱卒四出採食賊覘知壁壘不固整兵薄之獨山土官蒙詔潛納賊賄遁賊乘之官軍大敗爭渡河輜重盡棄先鋒楊明楷被執諸將姚旺等三十六人殲焉賊遂并力攻鴨池軍彥方

部將覃弘化遞引退諸營盡潰彥方退保威清帷補
粢軍擭全諸苗見王師失利復蠢起剽掠土酋何中
尉進據龍里自龍里至甕城橫屍四十里貴陽路梗
邦彥使李阿二督四十八莊兵圍青岩斷定番餉道
而令宋萬化吳楚漢分領苗仲為左右翼自統水西
軍將趨貴陽遠近大震三善急遣游擊祁繼祖等取
龍里王建中劉志敏等救青岩繼祖燔上中下三牌
及賊百五十砦中尉跳入深箐建中亦燔賊四十八
莊阿二中神槍遁龍里及定番路皆通三善又夜遣
建中繼祖搗八姑蕩燔莊砦二百餘斬首五百級窮

進渡河賊溺死無算萬化不知楚漢敗遣人詐降二
善佯許而令世賓及志敏繼祖捲甲趨之萬化倉皇
出戰遂被擒并獲其妻子及軍師劉洪祖萬化桀黠
敢戰邦彥倚之至是奪氣群苗聞之復相繼效順三
善各畀以黃幟俾樹之營中邦彥望見不敢出但增
兵鴨池陸廣諸要害浚濠塹自守而已時奢崇明父
子屢敗厚賄求救邦彥邦彥為發兵窺遵義永寧川
師敗之賊遁入紅崖諸國總理魯欽等三路進勦生
擒河中尉彥方亦敗賊羊耳追至鴨池獲其戰象而
賊復乘間攻陷普安勢猶猖獗總督楊述中時遠駐

沅州憒於軍事畏賊不敢前朝命屢趣之始移駐鎮遠持議時與三善左三善患其掣肘屢疏求退不許會崇明爲川師所窘逃入貴州龍場依邦彥三善議會師進討述中暨諸將多持不可三善排群議以閏十月自將六萬人渡烏江次黑石賊來逆戰連敗之斬前逃將覃弘化以徇賊數失利乃栅漆山自固而日遣游騎掠樵採者以老官軍官軍食漸乏訛言四起諸將議退師三善怒曰汝曹欲退不如斬吾首詣賊降不則惟有戰耳諸將乃不敢言三善懸重賞募壯士直逼漆山而身緋衣峩冠肩輿張蓋自督陣語

將士曰汝輩知吾意乎戰若不捷此即吾致身處也禎旁一山頗峻麾左軍掾其巔賊不意官軍猝至倉皇拔柵盡銳爭山將士殊死戰賊大敗遂焚其砦邦彥狼狽走三善長驅趨大方道敗賊衆遂渡渭河降者相繼十一月十九日師抵大方三善入居安位第位偕毋奢社輝走火灼堡邦彥竄織金先所陷楊明楷乃得還位既勢窘遣使詣述中請降述中令縛崇明父子自贖三善則責并獻邦彥往返閒賊得為計三善以賊平可竢議郡縣其地諸苗及土司聞之咸惴恐盟合于邦彥而三善先約四川總兵官李維新

合兵滅賊維新竟以餉乏辭三善屯大方久師老食盡述中弗為援不得已議退師四年正月三日盡焚大方廬舍拔營而東賊躡之中軍參將王建中副總兵秦明屛戰沒賊緣道設伏官軍且行且戰九日次內莊明日移營後軍為賊所斷三善還救士卒多奔呵之不能止有陳其愚者素為賊腹心先詐降三善信之與籌兵事故軍中虛實賊無不知及是隨三善行武傳其愚山後遇賊三善勒馬回視其愚故縱轡衝之三善墜馬知有變急解印綬付家人拔刀自刎不殊群賊擁之而去三善駡不屈遂被害同知梁思

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餘人皆死賊拘監軍副使岳
其仰以要撫後其仰馳蠟書通計于外被殺三善倜
儻負氣多權畧頗失之輕家中州好交四方奇才俠
客後多得其用救貴陽時得邸報不覩或問之曰吾
方辦賊奚暇及此且朝議戰守紛紛鬨之徒亂人意
其堅決如此先以解圍功加兵部右侍郎旣陣沒巡
按御史陸獻明請優恤述中猶修怨欽將吏功不及
三善給事中郭興言疏駁之詔許優敘所司竟不行
崇禎改元始贈兵部尚書世廕錦衣僉事立祠致祭
九年冬敘解圍功贈太子少保大方之役御史責陽

徐卿伯上言邦彥招徠四方奸宄多獲計撫臣得滕驟進謂蠢苗不足平不知宅溪以西渡陸廣河皆鳥道如線深林叢箐彼誘我深入以木石塞路斷其郵書狙偏道遮援師則彼不勞一卒不費一矢而我兵已坐困矣後悉如其言岳具仰延安人舉于鄉歷瀘州知州戶部郎中貴州亂朝議謂具仰知兵用為監軍副使內莊之敗監軍四人其三得還惟具仰竟死王事田景猷貴州思南人天啟二年甫釋褐憤安邦彥反疏請齎敕宣諭令去逆效順廷議壯之即擢職方主事如其請時賊方圍貴陽景猷單騎馳往曉以

禍福令釋兵歸執弁彥不聽欲屈服景猷日陳金珠寶玩以誘之景猷不為動賊乃留之不聽還一日遣其徒恐以危禍景猷怒拔刀直前擊之其人走免羈賊中二年至是遇害其仰贈光祿卿景猷太常少卿

並録其一子

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居郎署十七年始遷湖廣叅政分守湖北進按察使右布政使清介自持公廷閒寂以疾歸光宗立起故官治兵易州尋遷山西左布政使盡心庶政吏民愛戴天啟二年以右副都御史撫治鄖

陽歲大旱步禱無效乃布衣素冠自繫於獄是夕遂大雨時奢崇明安邦彥方亂川貴復一練士卒繕城郭綏輯軍民部內寧謐四年正月貴州巡撫王三善敗沒進復一兵部右侍郎代之時喪亡之餘兵食益絀斗米至銀八錢復一馳至貴陽勞徠拊循籌戰守安反側人心乃定四月代楊述中總督貴州雲南湖廣軍務兼巡撫貴州賜尚方劒便宜從事復一乃召集將吏申嚴紀律部下肅然月遣總理魯欽等救凱里大敗賊衆俘斬五百餘人賊圍普定遣參政尹伸副使楊世賞等救却之進兵擣其巢斬首千二百級

九月發兵通盤江路斬逆酋沙國珍及從賊五百已大破賊於汪家冲斬首二千一百魯欽等復破賊於汪家冲蔣義寨斬首二千二百長驅直趨織金織金者邦彥所居巢穴也緣道皆重關疊隘賊伐木壘石塞山徑將士用巨斧開之武攀藤穿竇而入延袤數十里賊衆如蟻力戰不能支遁入深箐斬首復千級盡燔其廬舍營砦分兵窮搜卒不得邦彥所在乃班師是役也焚賊巢數十里獲牛馬甲仗不可勝數復一終以鄰境不協討致賊未滅請敕四川出兵遵義畢節扺水西雲南出兵霑益扺烏撒犄角平賊帝悉可

之因命廣西雲南四川諸郡鄰貴州者悉聽復一節
制五年正月欽等旋師渡賊從後襲擊施州土兵先
潰諸營盡潰死者數千人復一列上欽等罪且自劾
是時復一既為總督而朱燮元亦以尚書督四川湖
廣陝西諸軍以故復一節制不行於境外及是欽等
深入而四川雲南兵竟不至復一以為事權不專之
故上疏論之巡按御史傅宗龍亦以為言章下廷議
僉請移燮元督河道令復一兼督五路師御史楊維
垣後至獨言燮元不可易請令兼復一任所司列兩
議上帝報如維垣言遂解復一任聽勘而以王瑊代

撫貴州復一侯代仍拮据兵事與宗龍計發兵勦破烏栗螺螄長田及兩江十五砦叛苗斬七百餘級五月賊黨安效良見雲南出師寖益而懼約邦彥合兵犯曲靖尋甸復一遣部將許成名往援賊望風遁又遣劉超等討平越苗賊阿秩等攻破百七十砦馘賊魁五十四人斬級二千三百有奇軍聲復振至十月復一竟以勞勩卒于平越軍中訃聞帝嘉其忠勤贈兵部尚書謚清憲任一子官復一好古博學善屬文為人耿介負大節既沒橐無遺貲

珹應城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累官浙江按察使天

啟五年四月擢右僉都御史廵撫貴州時用師連年每苦乏餉監軍御史傅宗龍鋭意興屯漸翦水外逆黨邦彥嚁謀擾之六年三月以數萬人渡河入寇魯欽戰敗中夜自剄賊乗勝深入群苗蠭起為助貴陽三十里外行跡幾絶珹與宗龍計遣叅將王國禎擊阿沙壩玀鬼國禎身冐矢石部下方國安劉鎮藩等左右夾擊賊盡殲繼遣都司張雲鵬等擊邦彥于趙官堡將士鏖戰四日賊敗遁道路復通初水外苗酋李阿二來犯咸清東去貴陽僅四十里守將鄧玘趙實擊却之及欽敗賊復來寇玘等募死士夜斫其營

賊驚潰城獲全三月遣將破勻哈叛苗斬首千八百級南北二百里間焚蕩幾盡十一月諸將李逢霖陳謙等破李阿二老虫添于白納賊猶出沒白崖狗場間諸將王國禎鄧玘張雲鵬牟文綬等前後夾擊賊復大敗老虫添尋授首賊黨漸孤先是邦彥敗還求撫于總督朱燮元燮元之請命于朝宗龍及貴州士民力爭不可兵部尚書馮嘉會不能決持兩可由是將士觀望按兵不進賊得從容為計珹本無猷畧諸所調度多本之宗龍至是見賊不易平欲辭去貴緣同年李魯生請罷廵撫專任總督遂召珹別用尋拜

南京戶部右侍郎崇禎元年言官劾其交通邪黨遂免歸後流賊犯應城城率家人守禦城陷遇害

沈儆炌字叔永歸安人父子本進士歷官通政使以建文帝不獲世饗請于懿文太子廟側別建一廟奉祀議雖不行識者韙之終南京右都御史儆炌萬曆十七年進士歷禮部郎中出為福建提學副使累遷河南左布政使舉治行卓異召為光祿卿四十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故事雲南歲貢黃金三千兩神宗詔增二千商民甚困及光宗新政儆炌請如故額疏至而熹宗已繼統即可其奏蕎甸寇時出剽

掠至是乞降徼焮為設兵置戍患乃弭雲龍州土舍段進忠與族人嘉龍爭襲不得殺嘉龍據州治侵掠永昌大理徼焮撤全騰瀾滄二道討之遂擒進忠撫降其衆爲撒盬倉土目安效良者露益土官安遠從父水西安邦彥姻也兇狡好亂先謀襲據露益不遂則遣其黨阿借擊遠于途以救免徼焮聞于朝責效良縛獻阿借效良不奉命益肆剽掠會四川奢崇明反邦彥約效良及武定賊張世臣露益土酋李賢東川土知府祿千鍾同時並起邦彥女弟設科效良弟露益土目效賢婦也狡黠似其兄亦謀舉兵徼焮深

棸之時己擢南京兵部右侍郎代者閔洪學未至乃留治兵天啟二年正月邦彥果反效良首應之共陷畢節效良復西陷霑益徼炌方遣兵討效良而群賊一時蜂起效賢陷平夷千鍾犯尋甸嵩明世臣攻武定設科掠曲靖轉寇陸凉遠近大震叅將袁善知府周仕國督土官沙源等急擊千鍾於嵩明大破之再戰尋甸賊復敗遁歸東川叅將李思忠等亦敗世臣武定城下而設科為副使黃似華等所破引去官軍遂復霑益平夷二城無何霑益賊補鮓反達犯亦佐越州羅平時徼炌方遣兵援貴州普安未發遂分兵

敗賊越州又破之羅平賊悉衆遁而新撫洪學亦至乃以兵事委之而去四年拜南京工部尚書明年為魏忠賢黨石三畏所劾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卒於家徵炌從父子來及兄徵焞俱萬曆八年進士子來終貴州副使徵焞工部郎中徵炌子湆培亦舉進士歷禮科都給事中弘光時為祖父請謚詔謚子本恭靖徵炌襄敏

洪學烏程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累官福建左布政使天啟元年十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至則羣盜猶未靖設科尤猖獗二年七月陷亦佐八月犯越

州九月圍羅平烏撒十月陷霑益轉寇師宗而亦佐營長安應龍亦合禰鮓為亂十一月再圍羅平與其黨阿九分領上下五營勢張甚洪學調集土漢兵以三年正月擊賊黑耳砦盡降其衆遂移兵破師宗賊二月朔進解羅平圍三戰皆勝應龍遁歸其巢官軍乘勝復亦佐應龍竄普安四月官軍俘其妻女諸叛賊相繼降咸質子輸賦洪學乃議擒設科用使獎人段起麟夜襲于霑益別砦擒以歸并獲其黨李賢餘賊多就撫部內漸安洪學乃遣參政謝存仁參將袁善將兵東解安南圍復普安及新興破八納鹹盜魁

尹王保於是群盜沙珍等震讋內袒詣存仁降存仁
等遂通道貴陽而還無何貴州巡撫王三善敗沒諸
賊復雲擾洪學遣守備張雲鵬土官普名聲等擊破
哈馬谷賊犁其巢又破水西賊之入普安者追奔百
餘里還復遇賊三營再擊破之臨安新平縣故丁苴
白改蠻窟也萬曆十九年賊平始置縣自後反者五
起至是其遺孽復亂延及嶍峨洪學及土官知縣祿
崇功自會城赴救賊遁去轉掠石屏時土官龍在田
從軍曲靖洪學遣兵救賊又遁去已而益聚衆謀再
犯新平及新化洪學遣游擊李思忠劉崇禮將兵討

之凡三月賊徒幾盡為置戍設防賊乃靖初祿千鍾
既歸東川勢猶盛虐近五百里間幾無人迹然千鍾
年少本無謀畧其繼母惡之每陰輸其情洪學與巡
按御史羅汝元遣使責其縱賊令縛獻自贖千鍾佯
為恭順獻賊數人洪學因而撫之千鍾見崇明邦彥
舉事無成亦遂戢服洪學等乃分兵扼險解流移招
反側建堡置臺有警收保失業者給土田牛種量收
其入佐軍由是遠近悅服賊黜楊化龍等咸束身歸
命惟張世臣桀驁自如武定知府胡其儲遣武舉李
瑗招之世臣留瑗砦中自率銳卒數百突抵武定城

下其徒出撫之歸猶反覆不靖洪學等購之百方卒
亦獲乃命化龍以蠻兵千人夜圍其寨世臣復逃去
至四年七月瑗乘間設奇卒斬世臣首撫降餘賊數
千人自是武定尋甸間民得安枕先是安效良首為
逆後見群賊失利邦彥亦累挫乃遁歸烏撒守臣因
羈縻之二歲間不為患安應龍亦自普安歸之至是
效良乞降洪學令擒補鮓應龍自贖效良遷延久之
果執應龍來獻及使者還至曲靖副使王瑛遣兵襲
殺之效良怒復懷異志始露益累遣殘破軍民一空
遂棄不守會土知州安遠卒無嗣洪學議令流官領

之繕城郭集流亡將由此進兵合川貴共滅水西邦彥聞之懼五年夏戀效良及崇明以五六萬人來寇賴袁善等力戰城獲全洪學為巡撫五年勞績甚著錄功加兵部右侍郎六年冬召為南京右都御史卽以謝存仁代時川貴巨寇雖未滅其在雲南者已征討略盡魏忠賢好鬧邊巡按御史朱泰禎希指類奏先後武功請告廟宣捷大行賞賚帝可之於是司禮內閣兵部兵科皆進官廕子洪學亦加太子太保世廕錦衣指揮僉事莊烈帝卽位洪學以病歸崇禎三年春召拜左都御史明年代王永光為吏部尚書時

温體仁秉政洪學以同里深相結所用文選郎中蔡奕琛又洪學郡人三人益相朋比不為清議所予五年秋員外郎華允誠御史周堪賡路振飛張震極劉令譽連章論列乃謝病去卒於家

論曰諸臣跋履窮荒身探炎穴幾經血戰而後有此尺寸之功不然蠻烟瘴雨鳥道猩羅欲求一時之綏靖亦豈易易乎乃功成之後訾謗駢生賞不酬庸多方挫抑操斯術也尚冀其勤勞臣鼓士氣寧有是理耶